

自由民主思想在蘇俄的掙扎

王啓升

向蘇俄農業集體化制度挑戰

前言

克里姆林宮極權統治制度以及陳舊的馬列思想理論教條，現均面臨着嚴重的考驗，處在日趨動搖與沒落階段中。

第一、蘇俄整個極權統治制度的動搖和沒落，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從莫斯科「真理報」和「消息報」官方自行揭露的黨政監察委員令的片斷資料，可以得到很清楚的答案。這種所謂「黨政監察資料」，實際就是在集蘇俄全國各地黨政、經濟、文教各方面黑暗腐敗的大成，所謂貪污、腐化、壓榨、奴役、浪費、違法、營私舞弊、拖延主義、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種種嚴重病態，真是層出不窮，包羅萬象，無奇不有。該項黨政監察資料現經官方發表的，目前已達二百萬字，這說明蘇俄整個社會制度的病態，已有二百萬字之龐大記錄，而且該項資料，蘇俄官方現仍逐月不斷地在繼續發表（每月約六萬字），這可以看出過去的黑暗醜劣，以及現在的布里茲涅夫、柯錫金之流，對自己的社會制度，均已完全缺乏信心，否則他們為什麼要搜集這些資料，而且並不掩飾自己的弱點和毛病，公開發表其所能公開的一部份，並準備加以修正呢？最近法國研究蘇俄問題的權威賈德並預言，蘇俄將於一九七〇年發生革命，他講：「共產主義是一種違反人道的政權，它縱然不會垮台，亦將蛻化，而使本身根本轉變」（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一日香港時報）。目前蘇俄極權統治制度動搖與沒落情景，大致如此。

第二、由於上述黨政監察員資料之逐月發表，已激起蘇俄全國各種批評言論之熱烈興起，俄共過時的馬列主義教條和一切陳舊觀念以及共黨幹部之橫蠻無知等，均遭到內部多方面的公開指責，如：①蘇俄歷史學家波普娃，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一篇題為「美國和華盛頓的制度」一文中，推翻了蘇俄對「美國華爾街壟斷份子」的陳舊觀念；②蘇俄一九六五年五月份「科

學和生活」雜誌否定了蘇俄過去風行一時的李森科教授「動植物後天特性」都可以遺傳後代的理論；③一九六五年四月號「蘇俄科學院」雜誌，曾指責政府限制科學家的活動。蘇俄官方亦不諱言本身思想理論之有問題。在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垮台之後，在同年十一月，「真理報」曾發表文藝思想的社論兩篇（「文藝創作的熱烈情緒」，「文藝最高的任務」），一九六五年元月該報復繼續發表同樣的社論三篇（「正確反映蘇聯人民的偉大事業」，「大文豪是新世界的創造者」，「評文藝知識份子作家協會」），這些社論均在強調必須加強思想理論教育。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真理報」又在「反帝力量的統一戰略」專論中講：

「凡經不起時代考驗，或不符合業已變更條件的任何思想理論，均應擯棄」。

這種說法，雖在談一般思想理論之必須改進革新和起新陳代謝作用，但其真正用意，是在憂慮本身陳舊的馬列主義教條，處於動搖沒落的危機中，應有自救之道。黑魯曉夫過去所講的「要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要修正馬列教條，用意即在此。

在蘇俄極權統治制度與陳舊馬列理論教條動搖沒落的情勢之下，最近蘇俄自由思想更有變本加厲之勢，向蘇俄農業集體化制度挑戰。茲敘述如下：

向蘇俄農業制度挑戰的自由思想

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蘇俄「共青团真理報」，曾發表標題為：「你是誰？是土地的主人嗎？」一篇記阿爾泰邊區四個農業生產隊的訪問記。這四個農業生產隊關於土地、農業技術設備與機械，以及生產隊與勞動報酬、獎金等問題所提出的意見，都是很大胆地，在向蘇俄現行的農業制度挑戰。

○關於土地問題，四個隊的意見，大體如下：

甲隊乃格爾生生產隊長講：「依照合同，我算是六個月期間這樣的一個土地主人，這不算主人。……要是把土地交給我們，那麼即使有任何天災，每公頃的收成，也決不會少於五百公斤。」

乙隊格羅羅夫生產隊長講：「把土地作一年的固地分配，是必要的事。」

丙隊阿克貝爾基洛夫生產隊長講：「爲什麼我們農業方面沒有將土地交給農民的這種直徑，這不是什麼寶貝，這只是一條道路。……應該讓真正的農民，在一個耕地上，固定耕作二十年至三十年。但這樣的條件，我們尙未創造，甚至可以講，這種人尙未出生。」

丁隊沙森斯基生產隊長講：「應依法將土地作固定的分配。土地難道不這樣固定分配給國營農莊與集體農莊嗎？如果將土地固定分配到小集體單位，是否就被壞了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呢？」

上述四個隊的意見，是一致主張「耕者有其田，耕者應當是土地的主人」，尤以丙隊和丁隊的意見最具體，要土地分配給真正的農民二十年三十年，並依法作固定的分配，而措詞又極爲鋒利，如講：「土地分配給農民這條直徑爲什麼沒有？這又不是什麼寶貝！連這種條件都尙未創造，連這種人都尙未出生！這對蘇俄當局極盡嘲笑罵的能事，根本反對俄共「土地國有」制度，這更可以看出自由思想之激昂澎湃。

○關於農業技術設備與機械問題，四隊之意見爲：

甲隊表示：「……農業技術設備，亦未固定分配，如果真正負起責任，我們的農具未必只用一年，像車輪的軸轂有一點小毛病，委員會就決定『換掉』，但這種車輪，我們可使用兩年。」

乙隊表示：「農業技術設備，作一年的固定分配，是必要的事。……更換下來的陳舊零件，我們不準備拋棄，我們要儲存起來，而且我們亦不忙於調換。」

丁隊表示：「……運到農莊的技術設備，是配屬於分場或生產隊，再經機械師之手，分配於某一個機械士，然後又轉交另一個機械士，以後則不配屬任何人，任其解體，等待報廢」。

蘇俄農業技術設備分配的不合理，使用的無效，這三個生產隊是毫無顧

自由民主思想在蘇俄的掙扎

忌地講得極爲清楚。譬如講，能够再用兩年的軸轂，就隨便可以作廢，而配屬於分場或生產隊的技術設備，因爲輾轉分配於機械士，沒有專人負責保養，是聽其解體，等待報廢，這指責蘇俄農業機器之浪費，是由於分配、保管與使用制度之不合理，要求澈底改變。

○關於生產隊和勞動報酬、獎金問題，這四個生產隊的具體意見，有以下的兩點：

第一、「生產隊應成爲獨立的生產單位，自負盈虧責任，在日常工作中運用經濟核算制，不要記分員，自己有收支及核算一切消費之權，並在精神上與物質上替自己活動負責。」

第二、「獎金與加給，並未依照應得的人全面的發給。其實，這並省不了什麼。難道我們沒有付出辛勞？難道這不是我們應該的報酬？爲什麼我們的工作所得，我們却無權按照我們那樣公平意見去分配？」

要求生產隊能成爲獨立的生產單位，不要記分員，要求自己有權分配獎金與加給，並有收支及核算一切消費之權。這充分表現蘇俄農民反奴役而要求自由與獨立生活的心情。

以上所講的要求作「土地的主人」，要求農業技術設備作合理的固定分配，要求獨立與自由生活，這在本質上是在改變或推翻蘇俄現行的農業制度：「土地國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農業集體化」，這是蘇俄全國農民一致要求自由與反抗奴役之自由思想，不能僅視爲阿爾泰邊區四個農業生產隊部份農民的意見。同時，「共青團真理報」，爲蘇俄共青團中央機關報，這個報紙竟登載這樣一篇訪問記，意義十分重大，這當然是蘇俄農村青年反抗現行農業集體化制度之自由思想，已到了不可再壓制的階段。

綜如上述，蘇俄極權統治制度與陳舊的馬列思想教條，是整個在動搖與沒落中，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不過如何運用這許多資料，加強心戰，讓全世界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幡然覺悟，迷途知返，這是反共鬥爭的中心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研究和作有效的規劃，讓蘇俄自由民主思想與自由世界自由民主力量匯合成爲偉大革命洪流，來共同摧毀鐵幕，奠定世界人類永久和平。